

涂尔干“机械团结”的回响：老年广场舞群体的社会整合功能研究

苏明晴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生态文明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26年4月19日；录用日期：2026年7月15日；发布日期：2026年7月27日

摘要

广场舞作为当代中国中老年群体规模最大的群众性文体活动，其社会整合功能日益成为社会学与老龄化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围绕“社区老年广场舞群体的社会整合功能”这一主题，从涂尔干社会团结理论的本土化应用、广场舞群体的互动仪式与社会资本、广场舞对老年人社会参与及社区融入的促进效应三个层面系统梳理相关研究。研究发现，现有研究在实证层面验证了广场舞对老年人生理健康、主观幸福感和社会支持的积极影响，在理论层面借助互动仪式链、身份认同等框架揭示了群体内部的情感联结机制，但对涂尔干“机械团结”这一经典社会学概念的直接运用仍较为薄弱。本文以涂尔干的机械团结理论为分析视角，重新审视老年广场舞群体在社区生活中的社会整合功能。

关键词

广场舞，老年群体，社会整合，机械团结

Echoes of Durkheim's "Mechanical Solidarity": A Study on the Social Integration Function of Elderly Square Dancing Groups

Mingqing Su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lleg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mmunication,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April 19, 2026; accepted: July 15, 2026; published: July 27, 2026

Abstract

As the largest mass recreational activity among middle-aged and elderly groups in contemporary

文章引用：苏明晴. 涂尔干“机械团结”的回响：老年广场舞群体的社会整合功能研究[J]. 老龄化研究, 2026, 13(7): 325-332. DOI: 10.12677/ar.2026.137461

China, square dancing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in sociology and aging studies regarding its social integration function. Focusing on the theme of “the social integration function of community-based elderly square dancing group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relevant research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the localized application of Durkheim’s theory of social solidarity, the interactive rituals and social capital of square dancing groups, and the effects of square dancing on the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community integration of the elderly. The review finds that existing empirical studies have verified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square dancing on the physical health,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social support of the elderly, while theoretical studies have revealed the emotional bonding mechanisms within these groups using frameworks such as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and identity theory. However, the direct application of Durkheim’s classical sociological concept of “mechanical solidarity” remains relatively weak. This paper re-examines the social integration function of elderly square dancing groups in community life from the analytical perspective of Durkheim’s mechanical solidarity.

Keywords

Square Dancing, Elderly Groups, Social Integration, Mechanical Solidarit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积极老龄化和城市社区转型的双重背景下，广场舞不仅承载着中老年群体的健身需求，更日益成为社会交往、情感支持和社区融入的重要载体。全国经常参加广场舞健身的人群已超过 1.2 亿¹，以中老年女性为主[1]。这一庞大群体的日常聚集与集体行动，是否在事实上发挥着某种社会整合的功能，构成了本文关注的起点。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提出的“机械团结”，指涉传统社会中以集体意识和共同情感为基础的社会联结方式，对于理解当代老年广场舞群体的社会整合功能具有独特的解释力[2]。本文将从涂尔干的机械团结理论视角出发，聚焦老年广场舞群体的日常实践，考察其在集体仪式、情感联结与社会关系重构等方面的具体机制。

2. 文献综述

2.1. 涂尔干的“机械团结”

涂尔干的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理论，自提出便成为理解社会秩序变迁的分析工具。国内学者已尝试将这一理论框架应用于当代中国社会现象的经验研究。钟喜婷等(2021)以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理论为分析框架，对闽南林村民间体育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动员的过程进行田野调查，发现该组织通过复兴传统体育所蕴含的地方性知识，在村落内部进行同质性社会动员，使村落道德秩序得到明显改善，并呈现出有机团结与机械团结共存的复杂样态[3]。这一研究为涂尔干理论的本土化应用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参照。胡一峰(2023)将广场舞视为中国舞蹈史的最新篇章，认为广场舞以大众参与为核心的人民性特征，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具有高度契合性[4]。这一研究揭示了广场舞在文化整合层面的潜能，但在社会整合的微观机制层面尚需进一步深化。

¹https://www.beijing.gov.cn/fuwu/bmfw/sy/jrts/202603/t20260319_4561842.html

2.2. 广场舞老年群体研究

广场舞不仅是一种身体活动,更是一种集体仪式的实践。李钧鹏与许帅航(2023)以涂尔干的集体欢腾概念为核心,借用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对武汉市五个广场舞田野点进行观察和访谈,发现“脱嵌”于原有社会关系的中老年女性试图以广场舞来再造个体情感能量,依托广场舞场景中的结构特征,通过身体在场的面对面互动逐步实现集体欢腾体验。该研究明确指出,定期性的集体欢腾为参与者持续性地补充情感能量,使参与者对广场舞互动产生持续性的认同,这实质上揭示了广场舞的社会整合功能[5]。与此相关,王晓旭(2019)从传播仪式观的角度考察广场舞,发现广场舞在秩序性和象征性上具有极强的仪式特征,参与者从身体、社交和情感三个维度获得个人收获,广场舞仪式成为中老年“大妈”实现个体和社会互动的重要渠道[6]。罗畅意(2024)则从身份认同理论出发,分析了广场舞趣缘群体的自我身份认同与群体身份认同建构过程,指出参与者通过实践体验、他者评价和群体互动实现自我价值的觉知与群体归属的确立[7]。这些研究从不同理论视角揭示了广场舞内部的情感联结与认同机制,为理解其社会整合功能奠定了微观基础。

广场舞对老年群体社会参与和社区融入的促进作用,已获得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周宏等(2020)运用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量表对长春市净月区广场舞老年女性参与者进行测量,发现参与广场舞后,参与者的正性情感和正性体验提升,负性情感和负性体验降低,从而总的幸福指数提升。广场舞参与对人孤独感的降低从而有助于幸福感的提升,以及广场舞的参与从保持身材和消耗热量上有益身体健康[8]。刘雯静等(2022)从锻炼心理学视角探讨广场舞锻炼与老年人死亡焦虑的关系,发现社会支持 and 自我效能感在广场舞锻炼与死亡焦虑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广场舞通过社会支持的提升和自我效能的增强间接降低老年人的死亡焦虑水平[9]。何圆等(2021)利用 CHARLS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微观数据考察社会互动与老年人消费升级的关系,发现以广场舞为典型代表的社会互动通过产品认知效应和行为示范效应促进老年人的享用型消费,切实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品质[10]。在社会资本积累方面,广场舞参与者的社交圈子为成员积累了社会资本,舞队成为闲谈家长里短、互相倾吐心事之地,满足了成员的情感需求。广场舞提供的非正式学习有效加速了老年人的身份过渡、个体自我满足和社会整合,促进了城市化社区公共性的重建与社会和谐。学者李宁的研究指出广场舞表演者试图通过审美共同体的建构寻求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为理解广场舞群体内部的身份认同建构提供了补充视角[11]。学者周怡的研究发现,广场舞体现了出生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女性的核心价值,反映了她们退休后对另类替代性共同体的期盼,“集体经历”是引。并从表意、拼贴和同构三个维度揭示了广场舞群体的凝聚机制,为本研究从机械团结视角的分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对话基础[12]。来自民政部门的实践案例也表明,广场舞队从单纯的舞蹈群体逐渐蜕变为社区志愿服务队,在邻里互助和基层治理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2.3. 机械团结与老年广场舞群体

涂尔干的“机械团结”概念主要适用于那些依赖成员高度相似性与集体意识来维系的社会联结形式。选择这一理论分析老年广场舞群体,正是基于二者之间的高度契合。广场舞参与者在年龄、生活阶段、健康关注及闲暇时间安排上表现出极强的同质性。这种成员间的相似性是“机械团结”得以形成的前提,使得个体无需复杂分工便能自然凝聚。老年群体内部形成了共享的价值观念,如“锻炼身体”“老有所乐”,以及明确的行为规范,包括固定时间、统一服装和场地使用规则。这些集体意识对成员具有显著的约束与引导作用,类似于传统社会中的共同情感与信仰体系。每日集体共舞是一种身体在场的仪式化互动,能够催生涂尔干所说的“集体欢腾”与情感共振。这种频繁的仪式活动不断强化群体认同,增进内部凝聚力。广场舞群体发挥了突出的社会整合功能。现代城市中的老年人常面临社会关系断裂与孤独感,而广场舞群体通过类似“机械团结”的方式,为成员提供了情感支持、信息互助乃至日常照护网络,

有效实现了对老年群体的社会再整合。从成员同质性、集体意识、仪式互动到整合功能，“机械团结”概念精准捕捉了广场舞群体从松散个体转变为紧密共同体的内在机制，因而成为分析这一现象的经典且富有解释力的理论工具。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在三个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其一，涂尔干社会团结理论已初步被引入中国基层社会的研究实践，为理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社会联结提供了分析工具；其二，广场舞作为集体仪式的互动机制和情感能量生成过程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揭示，互动仪式链、身份认同等理论视角的应用深化了对群体内部凝聚力的理解；其三，大量实证研究验证了广场舞对老年人身心健康、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和社区融入的积极效应，为广场舞社会整合功能的存在提供了参考。

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涂尔干的机械团结理论虽然被零星提及，但缺乏将其作为核心分析框架考察老年广场舞群体社会整合功能的研究。多数研究停留在功能验证层面，尚未从社会团结的社会学高度审视广场舞所代表的集体意识。第二，现有研究多侧重于广场舞对个体层面的健康与心理效应，对群体层面如何重塑社区公共生活、如何在陌生人社会中重建社会联结的机制分析尚不充分。第三，将机械团结置于老龄化社会的具体语境中进行理论对话的研究较少，未能充分回应“在个体化、原子化趋势加剧的当代社会中，以机械团结为特征的集体活动何以重新焕发生命力”这一核心理论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以涂尔干的机械团结理论为视角，聚焦社区老年广场舞群体，尝试回答以下问题。广场舞老年群体是否具有社会整合功能？在老龄化与社区原子化的双重背景下，老年广场舞群体如何通过身体在场的集体仪式重建集体意识与情感纽带，进而发挥社会整合功能？

3. 广场舞群体中的集体意识与仪式互动

3.1. 共享的价值观与行为规范

广场舞群体之所以能够从松散的个体集合转变为紧密的社会共同体，关键在于其内部形成了高度共享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在价值观念层面，“锻炼身体”和“老有所乐”构成了最为核心的集体信念。绝大多数参与者将广场舞视为丰富日常生活、延缓生理机能衰退、保持身心活力的重要途径，这一共同目标超越了个人之间的差异，成为凝聚群体的精神纽带。与此同时，“老有所乐”所蕴含的积极老龄化理念，将晚年生活重新定义为充满活力与可能性的阶段，而非单纯的社会退出过程。这种集体意识的形成，使得原本互不相识的老年个体获得了共同的情感归属与行动方向。

在行为规范层面，广场舞群体表现出较强的自我组织与规则约束能力。固定的活动时间，如每日清晨或傍晚，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集体约定，参与者无需外部强制便能自觉遵守。统一服装的要求在许多广场舞团队中普遍存在，这不仅增强了视觉上的整体感，更在象征层面强化了成员对群体的认同与归属。场地使用规则同样构成行为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成熟的城市广场舞团队通常会与社区、物业或其他使用公共空间的群体达成默契，形成相对固定的时空边界。这些规范对成员具有显著的约束力与引导作用，类似于涂尔干所描述的“集体意识”对传统社会成员的规制功能。正是通过共享的价值观与行为规范，广场舞群体得以在缺乏正式组织架构的情况下维持日常运转，并持续吸引新的老年群体加入。

3.2. 每日集体共舞的仪式性特征

广场舞的每日集体共舞并非简单的体育锻炼，而具有鲜明的仪式性特征。从时间维度来看，活动的周期性重复使其获得稳定性，老年群体的身心逐渐适应这一固定的时间节点，形成了集体行动的惯性。从空间维度来看，广场、公园或社区空地成为仪式展开的特定场所，这些物理空间因广场舞的持续在场而被赋予新的社会意义，从普通的公共区域转变为情感寄托与集体记忆的承载地。从身体维度来看，整齐划一的动作编排、伴随音乐节奏的同步运动，以及领舞者与跟随者之间的默契配合，共同构成了一种

非语言的集体表达。这种身体的高度协调性超越了个人随意性的动作选择，使参与者在物理层面体验到与成员的融合。

此外，广场舞的仪式性还体现在其可重复性与程式化特征上。同一套舞蹈动作、同一组背景音乐在每日的活动中被反复操演，这种重复并非机械的复制，而是在每一次的实践中不断确认和强化群体的共同身份。参与者通过身体记忆的积累，逐渐将集体仪式内化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与涂尔干分析的传统宗教仪式相比，广场舞虽然缺乏神圣象征与教义体系，但其在定时定点、集体参与、程式化操演等结构特征上，与传统仪式具有高度的家族相似性。正是这种日常化的仪式实践，使得广场舞老年群体能够在缺乏外部权威干预的条件下，持续维系内部秩序与凝聚力。

3.3. 身体在场与情感共振：集体欢腾的生成

涂尔干提出的“集体欢腾”概念，为理解广场舞群体中的情感机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广场舞的集体共舞本质上是一种身体在场的面对面互动，这种互动形式在数字交往日益普遍的当代社会中显得尤为珍贵。当数十人甚至上百人聚集在同一空间内，伴随着节奏感强烈的音乐同步运动时，个体之间的身体距离被最大限度地压缩，视觉、听觉乃至触觉层面的相互感知得以充分展开。这种高密度的感官刺激，为集体欢腾的生成奠定了生理与心理基础。

情感共振是集体欢腾的核心机制。在广场舞的集体操演过程中，个体的情绪状态通过身体姿态、面部表情和动作强度向外传递，并迅速在群体中引发连锁反应。一位老年群体的投入与专注能够感染周围的同伴，而整个群体的高涨情绪又会反过来强化每一个个体的情感体验。这种双向的情感循环，使参与者暂时超越了日常生活中的个体边界，体验到与他人融为一体、与集体同呼吸共命运的强烈感受。李钧鹏与许帅航(2023)的研究表明，定期性的集体欢腾能够为参与者持续性地补充情感能量，这种能量不仅作用于广场舞活动本身，更会溢出到参与者的日常生活之中，缓解孤独感、提升生活满意度[5]。值得注意的是，集体欢腾的生成并不依赖复杂的仪式程序或外部权威，而是通过身体在场的同步运动与情感传递自然实现。广场舞群体的案例表明，即使在现代社会中，集体欢腾依然可以依托日常化的身体实践而反复生成，并发挥类似传统仪式的社会整合功能。

4. 广场舞群体的社会整合功能

4.1. 从个体到群体：归属感的形成

现代城市生活中，老年人面临的核心困境之一是社会关系的断裂与归属感的丧失。学者孙薇薇基于社会整合理论及共同体理论探讨老年人社会支持机制，研究场景为农村老年人，论述友邻同伴互助和情感支持[13]。子女离巢、配偶离世、退休后职业身份的结束，使得许多老年人陷入原子化的孤立状态。广场舞群体为这一困境提供了重要的社会解决方案。当个体初次加入广场舞团队时，其身份定位往往是“陌生人”或“新人”。然而，通过持续的日常参与，这一身份逐渐发生转变。集体共舞的仪式性互动使新成员在身体层面获得融入感，而团队内部的信息交流与日常互助则加速了社会关系的建立。在这一过程中，个体完成了从“我”到“我们”的身份转换。

归属感的形成依赖于多重机制的共同作用。第一步是接纳机制的启动。广场舞团队通常对新成员持开放态度，领舞者或其他核心成员会主动提供动作指导与信息介绍，这种低门槛的加入方式降低了陌生人的心理戒备。其次是认同机制的深化。随着参与时间的延长，新成员逐渐内化团队的价值观与行为规范，开始以“大家”来指称所属群体。再次是情感机制的强化。集体欢腾所带来的情感共振，使个体在情绪层面与群体建立起牢固的纽带。最终，归属感转化为一种稳定的心理状态，老年群体不仅将广场舞视为日常活动，更将团队视为可以依靠的社会港湾。这种从个体到群体的转变过程，正是社会整合功能

在微观层面的具体体现。

4.2. 内部形成多层次的内部支持网络

广场舞群体所发挥的社会整合功能，远不止于提供集体活动的场所与机会，更体现在其内部形成了多层次的社会支持网络。情感支持是最为直接且重要的功能维度。在每日共舞的间隙，参与者之间进行大量的日常交谈，内容涵盖家庭琐事、健康状况、子女动态等生活方方面面。这种非正式的交流互动，为老年人提供了倾诉心事、释放情绪的安全空间。对于那些社交圈原本狭窄的老年人而言，广场舞群体往往是其情感表达的唯一出口。广场舞参与者之间的情感支持有效缓解了孤独感与抑郁倾向，其效果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来自家庭的支持。信息互助构成支持网络的第二个重要维度。广场舞群体内部形成了高效的信息流通渠道，内容涉及医疗保健知识、社区通知、政策变动、生活技巧等多个领域。对于不擅长使用数字技术的老年人而言，这种面对面的信息分享方式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一位成员获知的优质医疗资源或惠民政策，能够在短时间内通过口头传播扩散至整个团队。日常照护则是支持网络的第三个维度，也是最能够体现社会整合深度的层面。当团队成员生病住院、遭遇家庭变故或面临生活困难时，其他成员往往会自发提供实质性帮助，如陪同就医、代为购物、临时照看等。这种互助行为超越了普通社交关系的边界，呈现出类似亲属或邻里之间的责任伦理。广场舞群体因此不再仅仅是一个兴趣团体，而成为一个功能完备的社会支持系统，有效实现了对老年群体的社会再整合。

4.3. 广场舞与社区“熟人社会”的重建

传统中国社会以熟人关系为基本特征，邻里之间相互熟识、守望相助。然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与居住模式的变化，使传统的熟人社会逐渐解体，取而代之的是陌生人社会或半陌生人社会。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老年人群体所受冲击尤为严重。广场舞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社区熟人社会重建的催化剂。广场舞的日常聚集将原本互不相识的社区居民带入同一个互动场域，打破了陌生带来的隔阂与疏离。通过持续的面对面交往，成员之间逐渐建立起超越活动本身的信任关系。广场舞群体所形成的社交网络会向社区生活的其他领域渗透。一起跳舞的同伴可能逐渐发展为一起买菜、一起接送孙辈、一起参加社区活动的忠实伙伴。这种关系的溢出效应，使得广场舞群体成为社区内部社会资本积累的重要平台。

更为重要的是，广场舞群体在近年来呈现出从单纯的舞蹈团体向社区志愿服务力量转型的趋势。来自有关部门的实践案例表明，许多广场舞团队开始主动参与邻里互助、环境维护、安全巡逻等社区公共事务。这一转型意味着广场舞群体的社会整合功能已经超出了成员内部的支持网络，开始向外辐射至整个社区层面。2024年，浙江平湖“平舞阿姨”志愿服务团队，250余名广场舞阿姨参与社区治理，建立了20支团队，是“广场舞参与基层治理”的典型²。当广场舞团队能够在社区公共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时，其社会合法性得到进一步增强，而社区整体的凝聚力与归属感也随之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说，广场舞不仅是老年人群体的自我整合机制，更是城市社区公共性重建的重要社会资源。涂尔干所说的“机械团结”在当代城市社区中以广场舞这一崭新的社会形式获得了回响，为应对社会个体化与原子化趋势提供了一条可能的实践路径。

5. 讨论

5.1. “机械团结”在当代老年群体中的适用性

从表面上看，传统社会与现代城市生活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机械团结似乎应当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而被有机团结所取代。然而，广场舞群体的案例表明，机械团结的核心机制，即成员高度相似性与集体

²<https://www.chinanews.com.cn/sh/2024/12-02/10329246.shtml>

意识主导的社会整合，并未在现代化进程中彻底消失，而是在特定的社会群体与生活领域中获得了新的生长空间。

老年群体的特殊性在于，他们相对地脱离了以职业分工为核心的社会结构，退休使其从原有的社会角色中释放出来，同时也面临着社会关系网络的收缩。在这一生命阶段，年龄、健康关注、闲暇时间安排等方面的相似性，重新成为社会联结的重要基础。广场舞群体正是利用了这种相似性，以身体在场的集体仪式重建了集体意识，实现了对松散个体的再整合。因此，“机械团结”并非仅仅属于前现代社会的历史遗迹，而是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再现的社会整合类型。涂尔干的理论框架在当代老龄化语境中依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关键在于识别出机械团结得以发生的具体社会条件。老年广场舞群体的同质性、封闭性、仪式密集性，恰恰满足了这些条件。

这种传统团结形式的现代回响，究竟是一种针对现代社会关系断裂的补偿机制，还是一种具有独立价值的另类公共生活方式。两种解释路径各有其合理性，同时也存在内在张力。

一种声音认为，广场舞之所以吸引大量老年人参与，根本原因在于现代城市生活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孤立与情感匮乏。当家庭、邻里、单位等传统支持系统弱化之后，老年人被迫寻找替代性的社会联结方式。广场舞以其低门槛、高参与度和强仪式感，恰好满足了这一补偿性需求。从这个角度看，广场舞群体的机械团结是一种次优选择，是理想社会联结缺失情况下的权宜之计。

另一种声音认为，广场舞并非简单地填补传统社会关系瓦解后留下的空白，而是诠释了一种全新的、适应老年群体特征与当代城市条件的公共生活形态。这种形态既不同于传统乡土社会的血缘地缘共同体，也不同于现代职场的职业共同体，而是以趣缘为基础、以身体实践为纽带、以日常仪式为机制的共同体。它不追求对个体生活的全面支配，而是提供了一种灵活的社会联结方式。这种另类公共生活或许比传统共同体更能适应现代人的流动性需求与个体自主性诉求。本文倾向于认为，两种声音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共同揭示了广场舞群体社会整合功能的多重面向。它既是对现代社会关系断裂的补偿性回应，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公共生活形式的创造性探索。

5.2. 对积极老龄化与社区建设的启示

广场舞群体的社会整合功能研究，对于积极老龄化战略的实施和社区公共生活的重建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在积极老龄化层面，传统的政策话语往往聚焦于老年人的健康保障与经济安全，对社会参与维度的重视相对不足。广场舞的案例表明，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不仅能够改善其身心健康状况，更能够通过集体仪式与支持网络的建立，进而提升其生活品质与主观幸福感。因此，积极老龄化的政策设计应当更加重视老年人自组织的社会活动，为其提供必要的场地、设施与制度支持，而不是简单地将其视为需要被照顾的对象。

在社区建设层面，广场舞群体所发挥的社会整合功能提示我们，公共空间的开放与公共生活的培育是重建社区凝聚力的关键环节。当前许多城市社区面临的核心问题，并非物质设施的匮乏，而是社会联结的断裂与公共精神的衰退。广场舞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群众性活动，以极低的成本实现了社区居民之间的高频互动与情感联结，其社会效益远超一般的社区活动。政府和社区管理者应当转变对广场舞的刻板印象，将其从“噪音扰民”的负面标签中解放出来，认识到其对社会整合与社区治理中的积极价值。通过合理的场地规划、时间协调与规则引导，广场舞完全可以与社区的公共秩序和谐共存，并成为推动社区“熟人社会”重建的重要力量。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城乡互望：乡村传播转型研究(23FXWB008)。

参考文献

- [1] 苏仲霓, 董寒冰. 中国广场舞的研究路径及其学科价值[J].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2025(6): 89-94.
- [2] 埃米尔·涂尔干. 社会分工论[M]. 渠东,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0.
- [3] 钟喜婷, 杨海晨, 冀宁. 重构道德秩序: 闽南林村民间体育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动员的田野调查[J]. 体育科学, 2021, 41(4): 14-22.
- [4] 胡一峰. 新文明与新舞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视域下的中国广场舞[J].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2023(6): 1-7.
- [5] 李钧鹏, 许帅航. 作为集体欢腾的广场舞[J]. 江海学刊, 2023(1): 137-147+256.
- [6] 王晓旭. 传播仪式观视阈下的广场舞呈现和个体获得: 以 A 坝广场舞队为例[D]: [硕士学位论文]. 成都: 成都体育学院, 2019.
- [7] 罗畅意. 广场舞趣缘群体的身份认同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合肥: 安徽大学, 2024.
- [8] 周宏, 张万励, 苏仲霓. 广场舞老年女性参与者的主观幸福感成因初探[J].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2020(3): 136-140.
- [9] 刘雯静, 张钰, 潘妮, 等. 老龄化背景下广场舞锻炼与老年人死亡焦虑的关系: 链式中介效应分析[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22, 41(2): 63-69+128.
- [10] 何圆, 余超, 王伊攀. 社会互动对老年人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兼论广场舞的经济带动效应[J]. 财经研究, 2021, 47(6): 124-138.
- [11] 李宁. 广场舞与“社会摇”的审美表达与空间政治[J].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2024(3): 9-16.
- [12] 周怡. “大家在一起”: 上海广场舞群体的“亚文化”实践——表意、拼贴与同构[J]. 社会学研究, 2018, 33(5): 40-65+243.
- [13] 孙薇薇, 景军. 乡村共同体重构与老年心理健康——农村老年心理干预的中国方案[J]. 社会学研究, 2020, 35(5): 1-24+242.